

古今紀要逸編  
臨漢隱居詩話

宋黃震著  
宋魏泰著

進步書局校印

古今紀要逸編

宋慈溪黃震東發著

理宗初即位。仍委舊輔史彌遠。淵默十年無為彌遠薨。端平元年甲午。始親政。相鄭清之。收召一時知名士。布之朝。號稱更化。然斥逐彌遠黨人雖盡。清之開邊誤國。中外反益大耗。明年。遂並相喬行簡。尋又相崔與之。不至。又明年。因宗祀大雷電。上乃逐清之。獨相行簡。行簡得政。分邊防。委李鳴復。分財用。委余天錫。人猶惑焉。嘉熙三年。行簡請老。優以平章重事。而相李宗勉。宗勉清儉有時名。中外方賀得人。未幾。不幸以疾薨。越明年。歲在庚子。召都督史嵩之入相。嵩之尚權術。用濮斗南。劉晉之。而尤忌杜範之賢。淳祐四年甲辰。丁父憂。置急遞。移朝事。決之家。而留范鍾為相。塞賢路。以謀起復。徐元杰。在經筵。首沮其議。上素注意杜範。每比之司馬公。至是。乃親擢範為相。傾心委任之。時範已病。亦力疾思報。條革時弊。善類相慶。都人驩呼載道。天下方欣欣望太平。會範疾甚。為相纔八十日。薨。游侶以謹愿繼之為相。嘗置國用房。謀檢計財用出入。不果成。嘗相趙葵。不拜。侶罷而清之再相。自丁未迄辛亥。五年間。宦官董宋臣之爭。以蹠貨鹽採。所誤。又不止國事矣。至謝方叔。吳潛。董槐。程元鳳。

相繼為相。皆無能救其弊。方方叔子弟招權。誤用余誨帥蜀。殺王惟忠無罪。公論尤少之。潛雖素有才望。不喜任術。上不甚親信。惟槐清勤有守。元鳳有度量而太樸。茂引丁大全同列。為大全孩侮而奪之位。斥辱士大夫。聚羣小掊斂。苛急如沸。又佯狂衣冠。舉動皆怪。遇事率詰謔。天下目為丁風。卒致己未秋金兵偷渡。幾危社稷。以敗死。吳潛再相。金已渡江。上與共艱難。拯憂危。而所用無一善類。事定。賈似道由督視入相。怒潛。嘗欲置諸危地。潛亦以貶死。然天下寃之。似道既殺潛。威福益張。自是專國柄。歷三朝。稱元老。自拜平章。而輪宰相為之掌印。聚流俗工為四六者。日夜歌功頌德。比之周公。以至亡身危國而不知。則又理宗後事矣。

賈似道始生之日。錢唐宰郭應酉。以詞賀之。序語云。峻極于天誕彌厥月。綵衣廟廟。昔無一品之曾參。袞繡山林。今有半閑之姬旦。蓋賈有所生母。朝命封兩國。賜號壽賢。而築新亭于葛嶺私第。扁曰半閑故也。其結聯云。日長門館。坐對南北峰之高。時游廟堂。盡付東西廳之間。賈甚稱賞。遂除官告院。既而語客曰。此詞固佳。安得有著綵衣周公乎。識者謂晉楚之富。不可及也。曾子猶曰。我以吾仁。我以吾義。是豈較一品者。周公恩兼三王。坐以待旦。又豈至半閑者哉。東西廳見韓魏公傳。若南北峰

殆俗語耳。豈一時偶阿其所好耶。詞云。捷書連晝。甘灑通宵。新來喜。沁堯眉。許大擔當。  
人閒佛力須彌。年年八月八日長記他。三月三時平生事。想天和天語。不遣人知。一片閑心鶴外。被乾坤繫定。虹玉腰圍。闔闔雲邊。西風萬籟吹齊。歸舟更歸何處。是天  
教家在蘇堤。千千歲。比周公多箇綵衣。○三月三。蓋頌庚申歲草坪之捷。歸舟乃舫  
齋名也。

理宗隆準龍顏。性天明達。表章正學。排黜異端。肆筆成章。皆該至理。三代以還。帝王  
講學者。皆所不如。杜範清苦忠愛。一念致君。為上所傾信。亦近代君臣遇合之所未  
有。而天不憖遺。寂無他倚。以致國家卒罹慘人之禍。尚忍言之。痛不言。忍而言。其  
致變之畧有三。宰相也。臺諫也。邊閫也。宰相職在進賢退不肖。以佐天子。而宰相非  
人。至以公朝之官爵。為私門之商貨。使請價而得布滿中外者。皆次第取貨之小人。  
致變一也。臺諫職在為天子耳目。以彈劾宰相之非才。而臺諫非人。至以公朝之執法。  
為私門之吠犬。使天子不得有為。而一惟宰相之私。致變二也。邊閫職在與天子分  
閫而治。死守封疆。以長保塞上之安。而邊閫非人。至以三軍死生。國家安危所寄之地。  
為承受中朝權貴。應副人情。私囁之奴僕。使邊防蕩然。敵至如入無人之境。致變三

也。三者致變。而狄之變始烈。國家仁厚。社稷靈長。已三與狄為鄰。契丹先嘗寇我。先滅女真。繼嘗寇我。又滅。迨今韃靼始毒我尤甚。初。韃靼與女真同種。皆靺鞨之後。其居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真。其居陰山之北者。曰韃靼。韃靼之近漢。尚能火食者。曰熟韃靼。其遠于漢。惟事射獵以為食。逐水草以為居。視草青為一歲者。曰生韃靼。生韃靼有二。曰黑。曰白。而今咸者。曰黑韃靼。黑白初皆事女真。黑韃靼至惑沒真叛之。自稱成吉思皇帝。又有蒙古國者。在女真東北。金亮時。與韃靼並為邊患。至我嘉定四年。韃靼始併其名號。稱大蒙古國。韃靼于是始大。而惑沒真為韃靼始興之主。嘉定五年十一月。惑沒真留大酋撒曷國女真于燕京。而身督三道兵。分取河東河北。山東三路。九十餘郡。數千里生靈。為其殺戮殆盡。惟有大名真定。青鄆。邳海順通州。堅守未破。六年二月。金兵回至燕京。乏糧餓死亦十三四。女真事之以少女。乞和。韃靼退百十餘里。至居庸關。凡所掠三路少壯男女數十萬。盡殺之而去。是年五月。女真避之。假息我舊京。開封七年七月。夏人遣使求我夾攻蜀帥董居誼。不之報。十月。女真來督歲幣。十一月。遣韃子述與和。侍郎劉爚以下。與太學諸生。皆爭稱不可。真德秀言。勢可以報而反助之。皆不聽。八年。韃靼再南下。破燕京。破潼關。山東震盪。為

亂女真地勢益蹙。始謀窺我江淮。十年四月寇京西。十二月寇四川。十一年李全雖因亂以山東歸我。十三年夏人再謀夾攻。皆敗。自是無歲不入寇。西逼鳳州及興元。中陷蘄黃。東亦圍及滁濠。李全尋亦反噬。辛卯歲春。雖幸其自斃。鄭指是歲方且棄蜀三關。國勢日益岌岌。柄國者惟務掩覆支持。外恃鎮靜。韃靼追逐女真至蔡州。遣使邀我夾攻。會舊相薨。新相鄭清之。銳意乘機。遣邊帥孟珙共滅之。韃靼歸我俘獲。使薦太廟。以雪前恥。夫以我之積弱如此。韃靼之方強如彼。我因人之力如此。韃靼稱功于我如彼。使善與交。尚虞後艱。清之反背約。乘虛欲襲取其無人之地。以誇恢復。遂至趙范趙葵全子才三帥。凡三十萬盡殲。江南百餘年兵糧積聚。輦載之北。盡空京襄。四川沿邊百郡盡失。此于致變之餘。又致寇一也。時元主兀窟禪。即感沒真弟幹嗔之子代立。韃靼于是再傳矣。去之三十年。丁大全以狂怪當國。取貨袁玠。使守九江。玠取貨百姓。以償帥債。漁舟不勝其毒。一旦導北舟南來。致寇二也。時元主蒙哥。又兀窟禪弟驅樂之子。韃靼于是三傳矣。初元舟之偷渡也。賈似道正董師江上。事急。嘗約元和。已而會曹世雄斷彼浮橋。蒙哥敗于合州。憤死軍中。寇鄂渚。忽必烈急歸謀立。解圍去。似道因自詭有再造之大功。掩復約和之事不復言。元遣使郝

經來求如約。似道幽之真州十四年。不報。元遂得歸。曲于我致寇三也。時元主忽必烈者。兀突哥之弟。闕出之子。于蒙哥為從兄。始效女真立年號。置官稱。韃靼于是四傳矣。致變三。致寇三。而又值韃靼之方張。如此國欲安得乎。理宗在位四十年。嘗得皇子。早薨。育潛邸母弟之子為子。是為度宗。

丞相杜範。台州黃巖人。端平更化初入朝。首言不惟未覩更新之效。或者方有浸不如舊之憂。其弊皆原于私之一字。而今吾君吾相。皆未免于私。上除公監察御史。劾江州守臣何炳。丞相私親也。疏匿不行。公言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沮臺諫之言猶可。匿陛下之旨不行。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大怒。奏公粉飾擠陷。公言丞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事關一體。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獎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未聞有諱言而含怒。呂夷簡有社稷之功。而歐陽修論之。文彥博負天下之望。而唐介劾之。况于夷簡彥博未能萬一。乃屢牘譊譊。欲于臺諫爭勝負。因率合臺諫其事。併論制閫詐謀罔上。清之愈忌之。奪公言職。除太常寺少卿。公五乞歸。上皆不許。復除公殿中丞侍御史。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淮震恐。遂極論清之挑橫強敵。幾危宗社。及論其子弟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

廷錢帛易貨外國。具有實狀。蜀帥趙彥呐。喪師害國。僉書樞密院李鳴復。交財比奸。事未行。合臺與太學生交攻之。鳴復猶倦憊不肯去。公謂閭門使于班行手扞之。始出。公亦坐是再奪言職。除起居郎。公扁舟徑歸。奉差知寧國府。救荒嘉熙四年。趣入朝。復言端平更化。相位非人。無能改于其舊。而旁蹊邪徑。捷出爭馳。敗壞汙穢。殆又甚焉。併陳當時宰執與凡內而百執事外而邊帥守臣。偷惰苟安。徇私忘公之弊。忠憤感發。聞者歎竦。自是遇事無不極言。淳祐二年。除同知樞密院事。先是。當國者專權。同列但押敕尾。公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時相史嵩之。雖外示涵容。內甚忌之。劉漢弼入臺。劾右正言葉蕡。蕡亦繼劾漢弼。既俱罷。獨蕡寵閣職。公言蕡先被劾。已為罪人。尚處臺諫之權。以為報復之地。其罪尤重。而反寵之。退復嵩之曰。濮斗南。劉晉之。小人無忌憚者。丞相何不去之。乃復留要地耶。嵩之滋不悅。俄除晉之諫議大夫。四年正月。除公知樞密院事。亦除李鳴復參知政事。使公羞同列而自去。公即日竟出關上。亟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不得出公。會大學諸生伏闈留公。而斥鳴復。且併及嵩之。嵩之乃急遣其客劉機密約晉之輩。併論公與鳴復。公始得遂其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拜公右丞相。中外驩呼相慶。上親

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公上五事。一曰。正治本。謂行旨當嘗出于中  
書二曰肅宮闈。謂宮府當同出于一體。三曰擇人材。謂當隨才授任。久于其職。毋徒  
守遷轉之常格。四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官閭衛。不當為徇私市恩之地。五曰  
節財用。謂近自上始。而考封椿國用之出入。求鹽筴楮幣之更變。且乞早定太子。凡  
內降盡封還。堂闈盡撥還吏部。上求治益急。命宰執各條政事。公條上十二事。皆當  
世要務。孟珙久擁兵上流。人疑其難制。公戒以同心徇國。母以術相籠。駕珙感謝。願  
效死不辭。元兵大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胞。冀必取壽春。公命維揚鄂  
渚。東西策應。元卒敗去。計功行賞。無不曲當。軍士悅服。公孜孜體國。雖疚疾不廢機  
務。為相纔八十四日。薨年六十四。上震悼。御札賜謚清獻。公有令質。以聖賢格言為實踐  
躬行。有田僅二頃。平生不增尺寸。室廬僅庇風雨。自公未貴。人已比之司馬公。上亦  
嘗以司馬公目之。其後清修苦節。身若不勝衣。至臨大節。責育不能奪。天下候其出  
處。為休戚。得政未及盡設施。遽薨。背識與不識。皆相弔失聲。輜車所過。聚祭巷哭。其  
迹往往類司馬公。時司馬公承新法。蠹民之弊。可決裂變之一旦。公乘權臣蠹壞風  
俗之弊。非一旦可變。此其效為不同。然司馬公受知宣仁。公受知理皇。皆所謂千載

一時。乃皆天奪之速。志士仁人所為掩卷於邑。而不能已已者也。前乎公為相者。李宗勉以清儉名。後乎公為相者。游侶董槐程元鳳。皆世稱善類。其可相而堅不可相者。是曰崔與之。

崔與之。廣州人。寧廟朝詳刑廣西。除害雪冤。不勝紀述。帥淮東。首急邊防。浚濛廣十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疏塘水為限。牋月河鉤橋因滁陽山林。創五寨。結忠義分維揚兵。同習馬射。又欲募民為萬馬社。時相不果行。李全來歸。公謂必有後憂。劉璋潛以密劄取泗州。大敗致寇。而欲和議。公謂不可行。時相皆不果從。以召還。會蜀亂。復帥成都。尋令護西蜀。先是將帥以不協敗。公至。勵以大義。將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安丙納韃夏。合從之請。會攻秦翬。韃夏爽約不至。而我師敗。公至。諭以通使當專介持書。不可輕兵徑入。而韃夏始不敢私有請。先是邊民歸附者。疑不敢納。公至。鏤板邊關。開諭招納。金自是上下相疑。以至于亡。他如增馬價而馬政始舉。飭關隘而邊防始密。初至。庫錢數僅踰萬。後至千餘萬。蜀知名士無不薦。沔帥趙彥呐。時最有名。公獨察其必誤事。囑時相勿用之。後彥呐竟亡蜀。終公在蜀。全不敢犯。後公以疾告歸。朝廷以鄭損代公。全謀知之。即大入。公再為一臨邊。全退乃還。除禮部尚

書不拜。便道徑歸廣州。理宗即位。除帥長沙。辭。帥江南。辭。除吏部尚書。至親酒宴。翰以趣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予祠。亦辭。廣州軍亂。就除廣州。既拜命。盜甫平。即解印。辭。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皆終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其家居。祠廩月財量受數十千。自嘗領鄉郡。絕不復受凡俸。餘皆以均親黨。致仕之歲。十月一日薨。遺戒不得作佛事。得壽八十有二。公之不作相。天下至今高之。公豈以不作相為高者哉。天下安危繫于邊閫。或乃視為貨賂交私之地。公帥淮帥蜀。嘗獨盡心焉。而不得行。天下事已可知矣。及金滅。韃興。正國家當憂危之日。反挑強敵以開厲階。天下事又可知矣。及全滅。韃興。正國家當憂危之見。近世惟公一人而已。公豈不得已而辭者哉。然則天下素所望其為相者。真德秀。言論丰采。文行聲績。獨重嘉定寶紹間。僉謂用則即日可太平。端平親政。趣召至朝。正當時道升降安危之機。畧無一語及之。乃阿時相鄭清之。飾其輕舉敗事。謂為和扁。代庸醫受責。又以清之開邊地。建議御關。卒以府庫不足犒賞。事不可行。殿前諸軍質貸備衣裝。無以償。故開延及州郡。兵皆閑。自是軍政不復立。公知貢舉事。復喧罵出院。除政府。未及拜。以疾終。又有將欲相之。而不及相者。袁甫。端直廉靖。殿歷多。

惠政立朝所值時相皆鄉人。前後無一語阿私于史彌遠。則言其老當還政于鄭清之。則言其履危害民于史嵩之。則言其不可為相。又嘗因邊遽條上十事。皆切時務。聞李宗勉薦為相。上方欲相之。會以病終。

唐璘。威武古田人。擢監察御史。首疏言丞相鄭清之用時文之才。為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幣。委政厥子。納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發。瑣姻姪。敢預邪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為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盍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自註。邪謀之說。讀之驚人。而世罕知其事。嘗見蔣峴尚書家子弟言。理宗丙申四月乍暖。飲糖霜水過多。致疾頓甚。汪之道有異謀。欲奉上為太上皇。賈似道聞之。密告其姊貴妃。轉聞上。先事亟逐之。或誅之。凡其黨盡屬蔣峴。以他事黜之。之道出入清之相府最密。併疑及清之。是年秋宗祀雷變。併逐之。清之未必知其謀。璘之論及此。亦風聞也。之道惟謫居婺州。終其身。上寬厚。亦終不加誅。○又彈鄭清之妾庸誤國。縱其子世昌。移易公家五十萬緡。受殿帥王鑑十萬緡。彈鄭性之懦而多私。黨庇姦庸。彈李鳴復。詔鄭損得薦。迎合鄭清之。得擢臺端。交結史賓午。得登政府。會杜範亦彈鳴復不行去國。璘遂七疏乞出而去。

王萬。婺州寶婺人。除監察御史。會史嵩之自江右督師入相。萬直論其不可。不聽。出萬為大理少卿。萬即日扁舟徑歸常熟縣寓舍。五得除。皆力辭。卒致其事。嵩之敗。上思其言。手詔褒之。賜田五百畝。錢五千緡。贍其家。

洪咨夔。臨安於潛人。除監察御史。擊逐史彌遠。貪黨居多。會同臺王定。誣訐正人。劉漢弼。咨夔攻定。遂與定俱出臺。先是。在丞相帥淮帥蜀。皆辟與偕行。禮為上賓。理宗立。入朝。言濟王之死。非陛下之心。當國者恚之。輪對又言李全必有後患。遂鑄罷。端平入見。會蔡州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侈為盛事。以薦太廟。咨夔奏寒灰而認殘骸。雖離婁無所用其明。况與強為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退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咨夔在嘉定寶紹不合。在端平又不合。素行既高。又文足以達。故一日入臺。手采震天下。時蔣重珍。王遂。郭磊卿。皆入臺。有直聲。劉漢弼再入臺。攻史嵩之。直聲尤著。既沒。上賜贈其家。加于王萬。且謚之曰忠。表其閭為忠諫坊。凡皆臺諫之賢。臺諫國之紀綱。理宗能一一崇獎之。四十年之治。多繫其力。故敬錄其人如此。然臺諫為天子斥逐。權奸使不得害于而國。固專任臺諫之力也。臺諫為權臣用。空其善類。使天子孤立。

而國以危。亦專任臺諫之弊也。臺與諫為虛位。君子居之。國之福。小人居之。國之禍。小人十常八九。君子十無一二。二者之分。在為天子用。及為權臣用耳。故天子以親擢臺諫為賢。宰相以不私薦臺諫為賢。臺諫以不可私宰相為賢。臺諫官本九品青衫。一經親擢。即權重宰相。祖宗立法。意果何在。奈何不問其人之賢否。而一切任之乎。不辨其言之是非。而一切任之乎。理宗于臺諫之非其人者。夜半片紙。時加斥逐。故終理宗世。國家無已甚之禍。其人不足以汙簡冊。故不錄。在法臺諫不報謁士大夫。而近或遍發邊閫監司郡守書。使曲獄私舉。以濁亂天下。在法臺諫避嫌鄉郡。而近或劾其鄉之郡縣長吏。使子弟僮僕。皆得橫行州縣。在法臺諫摶擊權奸。不毛舉細故。而近或聽游士受賂之言。取縣令振職。抑豪強稅籍者。率錫罷之。名曰月課。使人才推折。根本大壞。窮民反代豪強納官。至于重輸白納而無所訴。凡此三者。雖皆臺諫末流之弊。有能申明著之令甲。亦非小補云。

度宗立十年。恭儉小心。委政舊輔。貫似道。值年穀屢登。四方無虞。似道益以驕肆。遠違君父。養傲湖山。自號半閒老人。而遙制朝廷之命。不知皆天所以益其疾。咸淳十年甲戌七月。上崩。是年十二月。元兵北渡。國事遂至于不忍言。似道亦竄謫死矣。

初似道恃其姊貴妃勢游狎博戲為市井無賴理宗知之不用史巖之薦擢金部以  
刻薄稱。又得為京湖總領。京湖財賦淵藪。似道復倚勢重。催一二十年已蠲無納虛  
名之賦。至斬吉州都吏。又逼主管官死之。諸道官吏以性命故。破產倍償賦。益川湧  
山積。用以買譽。游士談其有宰相度量。得帥兩淮。又得帥京湖。又得以宰執恩數盡  
護諸道兵。己未秋。元兵初偷渡郢渚。似道時以督視置司漢陽。力未及沿邊上下。理  
宗皇帝每璽書痛責之。賴印應飛守郢渚。上則王堅守合州。下則史巖之守江州。前  
則向士璧守潭州。兵勢聯絡。威權不至旁出。又賴曹世雄斷浮橋于涪州。使彼兵中  
斷。而元主蒙哥為王堅所挫辱。憤死。攻我郢州之酋忽必烈者。蒙哥從兄也。聞之急。  
歸謀立。亦解圍去。方賈似道事急之際。嘗約議和。已而往來郢州。與共守戰。嘗獲捷。  
及元兵解去。遂掩和議不言。而自詭再造之功。又得奏凱歸朝。正席廟堂。為右丞相。  
為平章重事。自此不復言兵。唯日聚訛佞。歌頌太平。以實其欺。元遣使督和議。則幽  
之不報。將士定勞江上者。陳乞功賞。則抑之不行。諸帥如曹世雄斷橋功第一。則忌  
其功。貶竄殺之。印應飛向士璧。則窘以城守公費。皆殺之。史巖之諸舅也。廢絀之王  
堅。雖賞功召還。實亦置之閑地。惟有呂文德為之腹心。與之表裏相私。一切恣其橫。

似道舊歷財賦官中外孔眼洞知纖悉富郡使膏梁戶之而取其賂制司使濱謹代之而課其贏淮東監司利入甲諸路使制司兼之不置本司一官而盡籠其利以入已惟呂文德代為京湖制總備知其欺謾首尾故又一切恣其貪文德起土豪趙葵始擢之為將似道始結之為大將沿邊數千里皆歸其控制所在將佐列戍皆俾其親戚私人累其官至保傅換授其子師夔至法從費亦至矣京湖兵在岳鄂王時額三十萬史嵩之初為帥時尚二十五萬似道自為帥時尚二十萬李芝庭自淮東為帥時尚十七萬至文德減至七萬而掩取六十四州養三十萬兵之賦入為已有又用私人戴墳者名總領歲科降朝廷金帛錢楮三十萬瓜分為己私以至寶貨充棟宇產遍江淮富亦極矣揣分而言何啻大過然文德愚鄙小民不識字每佯癡好無禮士大夫似道既入相文德自京湖口授人寫醜語罵似道不敢怒甚至初為郡不肯禮祭先聖罵其不曾教我識字客將陳故典力請再三而後從性尤忌切而貪寘初諸將既盡用文德私人獨曹世雄劉整才高不冝屈劉整與曹世雄同斷橋功成文德深忌之似道奪其功以歸文德貶世雄移整瀘州又使整之仇俞興帥蜀整虞禍之將及也大遺賂慶文德生朝乘其閒並叛歸為元任責圖江南似道又素建議

襄不必守。己未之警。有為白劄請棄襄者。上封以示似道。似道奏。乘此棄之。無傷方  
似道至京湖。首取善守襄者高達歸其幕。後劉整因啗文德以玉帶。給予我境白河  
開榷場。築土牆以護商貨。且擇玉帶尤美者。繫使者腰以耀之。文德受其帶。又兼取  
使者帶。使整得一夜築鹿門城。截我襄城于其城築之北。大發兵圍襄。似道徐遣愛  
將范文虎救襄。文虎尤愚鄙不才。買歌童舞女謳歌于郢上。六年而不進。襄破。敵兵  
長驅。凡前將士之求賞不獲者。皆解體。時文德已死。文虎。呂壻也。與師夔盡帥沿邊  
將帥。凡呂之親戚私人。自大將夏貴。陳欒而下。皆降。似道復出視師。見其然。不敢發  
一矢而遁。國事遂有不忍言者矣。方無事時。嘗相葉夢鼎。江萬里。馬廷鸞。似道皆不  
與之權。權歸省吏翁應龍。除王爚。知樞密院。將相之。爚不屑。微服泛海逃。夢鼎。諾人  
亦恥之。稍久。輒力引去。至無官為相。有陳合者。檢陳故事。淳熙閒。相位嘗虛兩年有  
七月。似道大喜。相位遂久虛。而合以得峻擢。似道晚年事。皆仰成翁應龍。似道所欲  
逐。有臺諫不敢任責者。亦應龍為疏藁以付合臺。似道敗。應龍伏誅。凡倚似道取貨  
淫樂者。皆誅之。

按東發黃公著續通鑑。其中興大要。本李公心傳。繫年錄。與朝野雜記。理度兩朝。